

(自選章節)

第五章

□

經過第一日的衝突後，司界蘭原本以為要跟本邦的帕帕溝通，需要一些象徵性的「破冰」儀式，不過自從想到這個詞彙後，他自身也莞爾笑了起來——雪線星這裡除了赤道，整座冰天雪地，要怎麼破冰？

司界蘭沒想到的是，他還沒來的出門，反而是本邦的帕帕牽著他的手，一早就在新仙女木基地的大艙門口等待著。直到機械語音將司界蘭從睡夢中喚醒，他才匆匆忙忙穿上那套抗寒的訪問學者團動力裝甲，趕到大艙門口。

當時，本邦的帕帕正好整以暇地拿著黑曜石矛，將身軀倚在基地門口的一個突起的雪產尖端上，本邦則在他的視野範圍內，拿著由小生物組成的玩具兀自遊玩。

直到司界蘭走出基地艙門，帕帕才叫喚了本邦，然後附在他的耳邊說了幾句話，本邦聽了後點點頭，蹦蹦跳跳地跑到司界蘭身前。以身形而言，蹦蹦跳跳跑來的本邦，在司界蘭的神念之間呈現強大的衝擊感，那種感覺，就像是被遠以自己巨大的猛獸迎面撲來的感覺——儘管司界蘭知道自己身上這套動力裝甲的內建結構，應該足以保護自己挺過這場衝擊。

「昨天沒說完，我的名字叫做司界蘭。」

「司界蘭你好，我的帕帕改變主意了。」本邦一如昨日、眨著明亮宛若海豹般明澈的黑眼珠，指著司界蘭身上的一柄電熱開山刀，說道：「我帕帕有個提議，如果我給你們導覽七家灣，來換這把刀如何？」

這柄電熱開山刀儘管以人類尺寸算大，在瑪蘇族的尺度看來，卻像是柄尺寸略小的兒童匕首。之所以會被當作交換的標的，可能是因為在昨天的儀式中，這柄開山刀作為呈現給七家灣酋邦的八套「來自星空的禮物」之一，由於具備了高速加熱的效果，因此在各部族測試後成為了瑪蘇族趨之若鶩的五物件。

「是你帕帕要的？」司界蘭掏出電熱開山刀交展示給本邦，不忘吩咐道：「你會用吧？可別燙到自己。」他又將刀柄上的游標與刻度尺展示給本邦，上下調整著游標，刀刃也根據調整，呈現不同長度的灼亮。司界蘭將刀火紅的刀刃插入地

表，宛若不曾遭受阻力，原先深深的積雪一下子就化光了，反而以火紅刀刃為中心，形成一個小水窪。

「不，是我娜娜要的。」本邦靦腆地笑了笑：「為了這個，娜娜跟帕帕昨晚還大吵了一架呢！」他這麼說時，帕帕正在他身後不遠處，若無其事地看向他方，以嘴巴吹出奇怪的哨音，若從人類的角度看來，這就像是拚了命想傳達「噓~小聲點」這訊息毫無二致。

的確，這把電熱開山刀或許不符合男性高大威猛的需求，不過對於家庭生活實在是益處多多，因而即便是對天外客拒斥的帕帕，也難以抗拒實際生活的便利性，或許還有配偶的強烈慫恿。

「那麼，就麻煩你替我們導覽七家灣囉！如果有你也不懂的神話，你可以回去問你的帕帕與娜娜嗎？」

本邦轉頭與帕帕交換了幾句話語後，點頭道：「帕帕說你盡管問，即使他不知道的，也會幫忙從長老口中探聽。」

「那麼就一言為定囉！」司界蘭於是示意本邦將電熱開山刀轉交給他身後的帕帕：「我們每天清晨出門，傍晚時必定讓本邦回到這裡。」

帕帕收下開山刀之後，以黑曜石矛指著司界蘭厲聲威嚇，透過即時翻譯軟體，司界蘭耳邊響起了翻譯後的語音：「可別以為換了一把刀，就能對我們予取予求。如果你欺負本邦，我的矛就會貫穿你的胸膛。」

也許是知道了司界蘭身上的語音轉譯系統能完整轉述帕帕的話，本邦表情有些為難，但還是低著走近司界蘭：「天外客，那這陣子，我就擔任你的嚮導吧！看你想去哪裡，我都可以為你指引。」

「哦？你.....這麼在行？」司界蘭望著身形比自己高出一個頭，但比例仍像是人類十歲男童的本邦，詢問道：「看你年紀，不是才十來歲而已嗎？怎麼可能懂那麼多？」

「十二歲」本邦看著他的帕帕走遠，才壓低嗓聲，以帕帕聽不見的聲量自信地道：「天外客啊，雖然我常常跟帕帕一起外出打獵，不過其實我也因為娜娜的庇護，成為了七大氏族當中的東一神殿司祭學徒。」他不忘調皮地眨了眨眼皮：「也是因為身為司祭的娜娜，昨天傍晚與其他的司祭一起見識了你們送的先進工具，她一看就知道是好東西，才會跟我帕帕連夜吵架，帕帕拗不過她，只好把我

送過來了。」

「原來你是個司祭學徒啊……」司界蘭尋思道：「你說你的娜娜是東三神殿的司祭，那麼我沒猜錯的話，根據七大氏族每個氏族都有一座神殿的規矩，該不會其他幾座神殿分別是：東二、東三、中央、西一、西二、西三這樣總共七座吧？」

「不，我們七座神殿不是一字排開的，雖然位於東方的特別多、總共有三座，不過其他的四座分別是中霜、北風、西晶、南冰。」

「好微妙的排列哪！」

「畢竟瑪蘇族裡，我們東方三氏族的勢力最壯大啊！」本邦笑道：「不過其實東二、東三兩個氏族的位置都在東邊很遠處，只有我們東一氏族因為與中霜氏族有特別好的情誼，因此兩個氏族的領域幾乎是貼在一起的。」

「所以你們從小就必須要背誦各式各樣的神話與傳說嗎？」

「神話？傳說？」這兩個字經過翻譯後以語音方式傳出去，顯然對於本邦來說這兩個詞彙似乎有點艱澀、甚或不曾聽過：「你說的是『故事』嗎？」

「對！故事，以前的故事，關於你們祖先，或者是不是有些神的相關的故事。」

「噢！那倒是很多，幾乎我們生活裡的每件事都離不開故事，為什麼做這件事需要這樣的姿態、用這樣的表情，往往都跟這些故事相關，在我們這裡，這些都被稱之為『冰頌』。」本邦做了個特殊的動作，司界蘭猜測，那應該就是瑪蘇族的鬼臉：

「關於祖先的每件事都有深意，不過有時候我覺得神殿裡面的那些司祭們都太嚴肅了，老實說，再有司祭們件看的場合，大家雖然都會做做樣子，但出了神殿或回家之後，只要是其他鄰人看不見的地方，也不是每個人都遵守這些戒律啦。」

「『冰頌』？真有趣，與他們的語言『雪語』名稱還對應的蠻有模樣的嘛～」司界蘭不禁在心裡這麼忖度著。

「所以你就告訴我了我這樣一個天外客？」他莞爾地問：「難道你不怕我把這些消息地到全銀河，讓大家都知道瑪蘇族是群不虔誠的民族嗎？」

「哈！我倒希望你這麼做。」本邦道：「如果整個星空的所有民族都知道我們不是那麼嚴謹地遵守這些戒律，或許反而神殿裡的司祭就再也管不住我們了

呢！」

「原來你是這麼想啊。」司界蘭不禁莞爾一笑：「那麼，明天我得去大酋長的大屋裡拜見，看來今天也不能走太遠，雖然我是有點迫不及待想看看各地的神殿和七大氏族啦，不過.....本邦，今天，你能先說說那些每個瑪蘇族、最普遍的那些冰頌，好比這個世界怎麼開始的？你們又是怎麼來的？」

「好啊這當然沒問題！」於是，本邦將我帶到距離他們聚落有小段距離的疑慮廣場上，坐在石桌上，緩緩說起了他所知道的那些事.....

□

[田野口述紀錄] 冰頌 01：世界的開始_南冰氏族

沒有人知道世界（雪線星）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，打從第一個瑪蘇族的祖先出現時，世界就已經存在了很久很久很久了。

只不過，一開始的時候，世界不是白色的，而是綠色的、是藍色的、以及更多種截然不同的顏色。那時，一年有四個季節，大地上徜徉著各式各樣的不同的動物，植物們比現在繁盛許多，盛開著許多模樣的花朵。

瑪蘇族的祖先那時還有著亮綠色的肌膚、上頭滿是美麗斑點。他們先獵殺動物起家、然後從更早的神那裡學會了種植植物的技巧，而開始能以享用果實為生。

曾經一度，大地上欣欣向榮，然而祖先們卻逐漸減少了種植植物的量，把空出來的土地拿來蓋成山一樣高的建築。於是，綠色與藍色開始在世界上消失，土壤的赤紅開始出現，天氣也變得越來越熱，世界上有越來越多的地方不能居住。

原先還彼此爭鬥的祖先們聚集起來商討對策，他們最後決定停止彼此傷害，試圖救活這個世界。於是，他們與鎮銀之神交換了契約，條件則是需要以鎮銀之神的規矩，取代世界舊時的規矩。

祖先們同意了，於是，銀白之神降下了七七四十九天的暴雪，將過去祖先的遺跡深埋在厚厚的冰川底下，世界的赤紅消褪了，淡綠色與藍色並沒有回來，相反地，大地逐漸喪失了顏色，最後，只剩下了永恆的雪白。

接著，祂以雪花重塑萬物，凡此之後，所有的動物、植物都能在雪與冰的領域內欣然生長。同樣地，在經歷了一場審判後，我們倖存的祖先也被以雪花重塑，

我們身上的綠皮膚失去了顏色，變的與雪一般純淨、潔白，就此洗去了那些過去的色彩與罪惡，在這同樣純淨的世界上重新開始。

而沒通過審判的祖先，則與舊世界一起被深埋於厚達千步的冰川之下，他們並未被遺忘，而成為了每個瑪蘇族都需要警惕的過往，只要誰膽敢重蹈過往彩色時代的罪惡。

在我們南冰氏族裡，使用禁忌的火焰，就得遭受相同的審判，被深埋進冰川中，成為共同警惕瑪蘇族的存在.....。

□

[田野口述紀錄] 冰頌 02：世界的開始_北風氏族

最初的時候，世界上什麼都沒有，有的只是一片混沌，沒有白晝也沒有黑夜，直到天之母鎮銀與地之父黑炭終於區分出彼此，世界才在鎮銀的照耀下，在地之父身體上孕育出萬物，世界也進入了第一個紀元，那個時候，萬物都是綠色的，因此被稱為綠色時代。

綠色時代終結在一把燒盡世界的大火中，也將地之父燒回初始的原型，這時，天之母為祂膚上冰涼的藥膏，從而，大地變成了藍色的，從此、進入了藍色的時代。

藍色時代終結在一場難以抵抗的巨大旱災中，所有的河川都乾涸，地之父再度被曬乾、成為了原先的黑色。這次，天之母鎮銀聚起了太陽的光與熱，點燃了地之父的傷口結痂，從此，火光開始此起彼落地點綴了這個世界，正是瑪蘇族的祖先點燃這些大大小小火光，於是，世界進入了紅色時期。

祖先的火光最後讓地之父的身軀整滾燙起來，也讓祖先快要活不下去。眼看著自己即將與世界一同滅亡，祖先們求助於天之母，然而天之母卻告訴祖先，世界本來就應該在興盛與滅亡之中重複循環，紅色之後會再是綠色、然後是藍色、紅色，如此生生不息，重複在死與新生中擺盪。

祖先向天之母乞求，希望她終結這些必定的不幸，讓祖先們能夠享有永遠的寧靜，天之母鎮銀答覆：永恆的寧靜未必與祖先們想像相同，但祖先們意志堅決，天之母無奈之下只能答應這些親身創造的生命，祂將自己的身軀降下到塵世，與

地之父的軀幹完全融合，從此，大地進入了風雪靄靄的白色時代。

然而天之母的擁抱並非人人都能承受的，許多祖先因此被永遠凍僵，跟隨著天之母的擁抱被深深埋在冰川之下，在那裡發出光芒；每當天黑時，天頂上的星辰，就是他們肉眼看不見的光芒藉由天之母衣服的反射，轉為能夠看見的星光，映入我們眼裡。

那些蒙受福音的祖先，則繼承了天之母的特性，渾身上下的肌膚都變得雪白無比，並丟棄了手裡的火炬，過起了採集霜食的生活。天之母用雪花重新打造了瑪蘇族的身體，因而，我們開始不耐熱，只要融雪成水的溫度，就燥熱難耐。

而我們的瑪蘇族祖先，也則是最早遷居到這裡的一支，成為了七家灣王國最初的氏族：**北風氏族**.....

□

[田野口述紀錄] 冰頌 03：世界的開始_西晶氏族

眾神在混沌與漆黑中悠游，成日專注於煉製化身，祂們多半練就了光芒燦爛的星辰後，便起身嬉戲，讓化身替代自己在初始宇宙間運行。

少數更有恆毅精神者，則持續精進，將自身的化身練就為更大的星辰，如日神琉金練就了太陽、大月神藍鉛練就了宵月、小月神青汞練就了若月。這類星辰體型更大、讚夜空裡也益發明亮，從主導了整個天宮的運行。

而在百萬諸神中，性格最為冷僻、幾乎不與眾神打交道的十二代神系末裔、日神琉金的十一代孫女鎮銀，恰巧卻是意志最堅定的女神。最初與祂共同修練的同輩在練出星辰後，便離去嬉戲，同輩裡僅剩祂持續修行、將抑制持續灌注於化身裡。

不知不覺，鎮銀的修為已經超過了向上數的七代眾神，其化身已與太陽、雙月同等級，而得到日神琉金、大月神藍鉛、小月神青汞的加冕。然而鎮銀並未就此住手，而仍持續將神力貫注於化身中，其化身也從而出現了眾神前所未見的變化.....

諸神的化身——大小星辰都會發亮，但當鎮銀的化身體型超過太陽，其表面的神光卻逐漸黯淡，而轉為一顆黑暗大球。鎮銀並不理會眾神的揶揄語言，仍持

續將神力灌入化身。

這時，化身上開始出現了許多鮮亮的小，成為交織著無數色點的大球，其中，最後出線的綠色光點，很快就擴散到整球體表面，若仔細看，牠們的形貌就像是小一號的眾神，卻沒有任何神力；儘管如此，望著這些點點滴滴的小小生靈在化身上出現，儘管這個化身仍未發光，鎮銀卻感覺到十足的成就感。

然而，鎮銀的化身上頭孕育出新生命的消息，也在眾神之間開始傳遞，而每轉述一次，真相也就越加失真，直到後頭，鎮銀化身上的小小生靈，已經以訛傳訛地變成了「第十三代」新神。

這時，眾神也開始擔心鎮銀所造出的化身將會超越自己的成就，最終將主導整個宇宙的運行規則。於是他們在鎮銀耳邊以各式各樣的言語誘惑、試圖將鎮銀的專注力轉移到其他方面，然而不論他們提出再怎麼有趣的遊戲，都無法干擾鎮銀的注意力，鎮銀的化身仍持續茁壯、生機盎然。

出於恐懼與妒忌，諸神們集合起來商議該如何化解危機，最後他們派出了大月神藍鉛與小月神青汞，由藍鉛在鎮銀身邊佯裝昏迷，致使鎮銀不得不停下修行協助藍鉛，趁著這分神的片刻，青汞則偷偷推著鎮銀的化身到宇宙中較幽寒、深冷之處。

鎮銀很快識破了眾神的詭計，祂趕往幽寒之地，試圖在化身被冰冷黑暗吞沒前將之救回，但此刻化身上的小小生靈多半已經失去了活力，情急之下鎮銀使出渾身解數，這才將少部分生靈救了回來，然而也因此，這些生靈身上都直接感受到了鎮銀身上的神力，而跟著她化為銀白色。

而鎮銀的化身經過這則擾動，卻也就此固定了下來，以雪白的面貌示人。眾神的擔憂解除了，鎮銀的化身並未完全凌駕所有天體，而以當下的姿態凝結；無奈之下，鎮銀將之定名為『雪霸』。

儘管鎮銀尚未成為全宇宙的主宰，但祂的神力卻足以控制搗亂的藍鉛與青汞，以及謀畫的琉金，因而在其意志主導下，三位神祇的化身全都被逼迫環繞著雪霸運行，成為其從屬。

而白色，也就成為『雪霸』的顏色。

這就是世界的由來，我們瑪蘇族，就是鎮銀女神的後裔。而**西晶**氏族，則是當初鎮銀女神所挽救的生靈中最靠近她的，因而我們的質內在骨骼的質地都跟冰

晶一般堅硬。

□

「等等，本邦。」在第四個故事之前，司界蘭打斷了本邦：「你不是東一神殿的見習司祭嗎？為什麼講的前三的不是你們東一司祭的版本？」

「哦！你又沒有說要從哪個順序開始，所以我想到哪個故事，就先跟你說啦！」本邦一臉笑意：「如果接下來你要指定順序也沒問題，剩下中霜、東一、東二、東三，就照這個順序？」

「嗯，反正也剩下兩種吧？.....我猜東一、東二、東三這三個神殿的神話應該大同小異？」

「要說大同小異也是如此。」本邦道：「不過，其實細節還是不太一樣的。」

「我注意到，好像各個氏族的世界神話不太一樣？」

「對，不太一樣齣。」本邦得意地道：「但我還是能把它們都牢牢記住，不會混淆。」

「這樣你不會感到困擾嗎？」司界蘭不由得詢問。

「不一樣就不一樣啊，有什麼好困擾的？」本邦道：「就看是哪個氏族的瑪蘇族，就講哪個故事給他們聽啊，更何況，許多氏族也都知道其他氏族的傳說跟自己的不一樣，但這並不會構成問題。」

「怎麼可能？」根據司界蘭對於文化的了解，有時光是因為說話的腔調不同，者進食順序的差異，就足以引發一場戰爭了，而組成七家灣這個酋邦的各氏族，竟然彼此之間有著截然不同的神話，還能平和共存、甚至侃侃而談其他氏族的傳說：「你們不會因為『冰頌』說法不同，而彼此厭惡嗎？」

「可這牽涉到共同的祭祀，好比昨天大酋長的所舉行的儀式。如果有不同的傳說，難道不會在儀式的舉行中有所差異，而舉行不下去嗎？」

「當然不會啊！」本邦神態自若地回應著：「不論哪一族的故事裡，對我們瑪蘇族好的，都是女神鎮銀。因此以敬拜女神鎮銀的名義，其實不會冒犯到任何一個氏族。」

「還有這招啊.....」

司界蘭皺著眉頭想了想，聽著這些冰頌神話，感覺到有哪哩不太對勁，尤其是某些特定狀況的描述，更往往讓他出神，例如——從目前的證據看來，瑪蘇族的工藝技術力顯然還停留在石器時代，所有的建築也多半以雪混合著其他物質建成，然而他們冰頌裡的女神卻名為「鎮銀」。

除此之外，西晶氏族的神祉名稱：太陽神琉金、大月神藍鉛、小月神青汞，全都是在青銅器時代以後較為熟悉的金屬，儘管如此，所有瑪蘇族人顯然對這些金屬並不陌生，同時，這套語音轉譯器既然能夠即時翻譯，也就代表那位可可族學者所收集的基礎素材裡，瑪蘇族人的『雪語』裡確包含著這樣的語彙，究竟這是怎麼回事？

司界蘭決定想辦法了解這其中的內情：「對了，本邦。」他假意問道：「像是方才西晶氏族冰頌裡提到的，那些神祇的名字，你們知道是對應到什麼東西嗎？」

「就是各式各樣的亮晶晶又堅硬的東西，我看司祭們好像若有其地稱他們為『金屬』？」

「所以你們真的知道啊？」

「當然啦，不僅是西晶氏族，我們東一氏族的神殿裡也供奉的一些金屬啊！」本邦搔了搔自己的頭頂：「只不過，我們沒辦法像你們那樣子，把金屬製作成想要的樣子，就像是你跟我帕帕交換的那把刀一樣。」

「他真的懂。」司界蘭在心底暗道。他頓時醒悟過來：或許自己該以另一種角度來審視瑪蘇族的神話。看看天色，他詢問：「你們一天幾餐？」

「嗯.....看狀況。」本邦搖著頭道：「倘若在豐收時，一天可以有四、午餐，不過通常而言，一天是兩餐，尤其像是今天這種狀況，我們會略過中午那餐。」

「我還挺好奇的，你們都吃些什麼？」雖然前來雪線星途中，司界蘭等學者訪問團成員都已經從那位可可語言學家的紀錄片中，對於瑪蘇族人的飲食，有了粗略的印象，不過本著實地調查的精神，司界蘭依舊當作自己沒概念，來詢問本邦。

「你想嚐嚐看嗎？」本邦詢問：「我們的食物，在野外也能採集得到，今天

沒有矛，但採些植物與蟲子應該不難。」

「這樣啊。」司界蘭問：「你的帕帕有沒有說我能請你導覽到哪個時候？」

「沒有耶！」

「哦，那你回去之後幫我問問好嗎？」

「哦？」本邦聽了這個央求，烏溜溜的眼珠眨了眨後，笑道：「天外客，我覺得：你若問了，我的帕帕可就會說個五天之類的期限，對你想知道的事情而言，絕對是不夠用的。倒不如，你就別問，我每天到你們的『飛天神殿』前與你會合時也不提。或許憑著你換給他那把來自天外的刀，再過兩百年他用黑曜石也打不出來，這應該多少還能討價還價。」

「既然你都這麼說了，就依你的意思吧。」司界蘭想想也沒錯，畢竟最熟悉雙親的畢竟還是他們的孩子：「那這樣吧，關於吃的，雖然我猜我的身體大概無法承受跟消化你們的食物，但身為一個研究者，我仍想知道關於瑪蘇族的一切。這當然也包括了你們吃的東西與飲食文化囉！所以，我在想，今天中午以後，你不妨帶著我在周遭採集些食物，然後就一一吃給我看。」

「那當然沒問題，你還有什麼要求？」

「噢！我想到了。」司界蘭道：「食物裡，你可能有喜歡的，也有不喜歡的。由於這是向你們學習習俗，因此我希望不論是你愛吃的、還是不愛吃的，都採集來，都吃給我看。」

「啊？」本邦的臉一下子就僵住了。

「不過你不用勉強吞下去啦！只要吃給我看就好了。」司界蘭趕忙說。

「噢！」本邦顯然鬆了一大口氣：「那就沒問題了，畢竟有些食物的味道，也許我的帕帕、娜娜很愛，但我自己卻覺得.....可遠比放的屁還要噁心幾倍。」

自己是否誤闖了噁心民俗美食的領域呢？司界蘭不禁這麼想。